

典論一卷

漢魏四家軼存式



丙子

典論

多所訓廣東高縣潘陽  
陸心源項餘國正堂藏書

隋志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舊唐志同篇數莫敢本已  
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所勒成垂百篇疑兼文集所論說計  
之明帝時刊石詳搜神記又齊王方紀注臣松之嘗從征西  
至洛陽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御覽五百八十一卷引戴延  
之西征記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隋志小學類有一碑石經  
典論一卷唐時石本止至宗而寫本亦止世所習見僅裴注  
之帝自叙及文選之論文而已止友潘陽孫馮翼字鳳卿嘗  
有輯本墨漏甚多又如采北堂書鈔十五洽和萬國以曲略  
當典論若斯之類概應刪削今覆檢各書寫出數十百事有  
篇名者十三聚其復重會其離散依意林次第之定著一卷  
其遺文墜句無所繫屬者附于後烏程嚴可均叙

堯崩舜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禹崩益避

禹子于箕山之陰

意林下有事見史記四字疑是後人校語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

靡克

林意

應瑒云人生固有人

官本作仁

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

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林意

姦讒

任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序首二字

從意林加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止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

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耶復論此數子以

為後之監誠作姦讒

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竝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

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為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

以為一於已後靈帝崩進為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

進之眾殺苗於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

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

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

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

三國志袁紹傳注作惠古書皆以惠為慧字

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

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為譚所善於是外順

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為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

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紕降之辱勸其

為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欲相屠裂衣王師承天

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既滅臣  
無餘句有脫文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  
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  
眾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  
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  
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為墟其謀  
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為少子琮納後  
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竝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為之先後琮之有善雖  
小必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  
之而琦益疏矣出為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

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為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  
近習豈謂是邪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  
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  
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心字依三  
國志劉表傳注加以增其疾非考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  
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忘  
晨晷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  
之間何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疾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  
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  
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克熒豐熒豐當攷以負罪而造蠱  
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固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  
烹殖夷滅為百世戮試舊按云試恐當作誡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  
駕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  
措意託氣應以發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激怒  
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盍之諫  
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結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  
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  
以理寬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  
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  
謂善處骨肉之間矣羣書治要

桓靈之際閻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

篇名

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卷由是戶異議人  
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林意

篇名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  
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觀之交乃人倫之  
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初學記十八引魏文帝集論疑即典論之誤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汙此其行不

齊也

林意

篇名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道藏本作謂依已勞求其為已死求其  
為已生林意

篇名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林意

### 內誠

三代之止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妻治要作女書誠哲婦意林作晨婦

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眾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

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為誠于後作內誠

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

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

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闇舊按云時者度主以行志也

故寵陽臨鈞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偽隆其愛以殘魏女之

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

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以以字依御覽三貴人

百八十一加

有志節但見時治要作當時宜數涕泣依意林加示憂愁也若

如此也若如此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為然後每每字依見

術輒垂涕意林術果以為有心志益哀意林之諸婦因是共絞

殺殺字依懸之於廁梁治要作懸之廟梁意林作懸之

怨自殺其哀怨三字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

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為死者有

知當復見紹於地下於地下三字依三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

死者之家孀舊按云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

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為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

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

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墜陞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

蔽乎亦由惡婦治要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意林御覽作內以為琰

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三國志袁紹傳注後漢袁紹傳

覽四百八十七

酒誨

酒以成禮過則敗德而流俗荒沈作酒誨北堂書抄未改本一百四十八

孝靈之末朝政墮廢羣官百司竝酒于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

錢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

體以為戲樂將罷又亂其鳥履使小大差踣無不顛倒僵仆踣

跌手足因隨而笑之北堂書抄一百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九又四百九十七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四

五十 雒陽令郭珍居財一作家有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被

羅縠袒裸其中使之進酒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八百四十五

荆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竝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

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勝御覽作升不同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

勝又設大鍼於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劉刺之驗其醉醒

是酷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

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松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

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

論卻儉等事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天地所不能變聖賢所不能免然而惑

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道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游列

缺翱翔倒景飢餐瓊蕊渴飲飛泉然死者相襲邱壘相望逝者

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

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張孟陽七哀詩注

然人形性同於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

林意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

左慈知補導之術竝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

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水中寒

華陀傳注寒字在水中上今依博物志乙轉

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鷓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

酒宏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

補導之術至寺人巖峻往從問受闔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

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

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

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

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

豈唯一人哉

三國志華陀傳注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

陳思王

此當是後人所改論內稱文帝為太子則其時植為臨菑侯也

辯道論云世有方士吾

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

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為調

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郤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

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差可

以終命然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

共歸之王使郤孟節王領諸人

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葉三國志華陀傳注藝文類

聚七十八辨正論廣宏明集並載此論合錄之得十二百

淳于意診趙章謂其命在五日後至七日乃死章嗜粥內臍充

實故得延日也

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四



一說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放用

大略云體欲嘗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  
除馳逐慎房室施寫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博物志

王仲統云

此有脫落據博物志下文是東阿王及仲長統也

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

容成御婦人法竝為丞相所錄問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  
劉景受雲母九子丸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  
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秘書及子向咸共竒  
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罪  
也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  
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為性耐寒暑君  
山以無仙道好竒者為之前者已述焉博物志

博物志又云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他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雎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韶 薊子訓 汝南費  
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師 陽城却儉字孟  
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  
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  
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  
道者也

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御覽九十三作弒帝 熒后蕩覆王室是時  
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  
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  
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  
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

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  
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  
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  
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御覽騎射矣以  
時之多難難字依御覽九十三加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  
宛張繡降旬日而及止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  
歲乘馬得脫天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  
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遂禽輒十里馳射常藝文類聚七十  
四作出御覽七百四十一百步日多體健御覽九十三心每不厭  
六無馳字作射常出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北堂書鈔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  
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  
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御覽五百九十二有餘字後軍南征次

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夫字依御覽九十三加馳平原赴豐草御覽七百四十六作逐狡獸截輕

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御覽七百四十六作斯乃妙爾時軍祭酒

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初學記九學擊劍閱師多矣四

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

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御覽五百九十三有

甚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初學記宿

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

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

耳熱方食羊蔗藝文類聚八十七作干蔗御覽七百十又九百七十四作甘蔗便以為杖下殿

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

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

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

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

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

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

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

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

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

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文紀注作每每今依

御覽九十三五百九十二刪一每字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

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

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  
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  
後之良史所著下三十四字依御覽九  
十三加三國志魏文紀注

太子

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書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  
之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  
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意林太  
子篇序

劍銘

文選七命注引典略曰太子丕劍銘曰流采色似  
采虹蓋劍銘是篇名言劍可以概刀言太子丕者

蒙下文  
增加

廣韻子陌引上三句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楚越太  
阿純鈞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矣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至

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

書鈔御覽如此  
初學記作躍鑪

巨橐自鼓靈物鬣

鬣飛鳥翔舞以為寶器九劍三二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鋒

刀三一曰靈寶二曰含章三曰素質七首二二曰清剛二曰揚

文露陌刀一曰龍鱗因姿定名以銘其材工非歐冶子金非昆

吾亦一時之良也銘曰

惟建安廿有四載

書鈔未改本如此下又作廿四年初學  
記御覽作二十四年轉寫變其詞耳

二月

甲午

書鈔如此執文類聚作壬午御覽作丙午推是年二月癸  
禾朔壬子晦日食無壬午也甲午十二日丙午廿四日

魏太子丕

執文類聚文選注初學記御覽皆作  
丕書鈔作卒知舊本作丕隸丕字也

造百辟寶劍三

當有其  
一字

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礪

本注礪  
音監

諸本注  
音諸

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本注礪  
音石也

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其

二名流采色似采虹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兩

華鋒  
銘缺

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兩

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三寸三分重三疑作斤十兩其三鋒似霜書鈔未改本如此當有脫字注作堅而似霜御覽作鑑似崩霜崩疑明之誤刀身劍鉞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

魏太子造百辟七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狀如龍文名曰

龍鱗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二引九條一百二十三引六條引一條二十二引二條六條二引一條十三引二條御覽三百四十三引二條三百四十六引一條合訂成篇按書鈔藝文類聚御覽引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鍊亶時警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不云典論改置弗錄

論文

夫夫字依藝文類聚五十三加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

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

長相相字依藝文類聚加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

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

幹斯七子藝文類聚作人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驂

於千里三國志王粲傳注作咸自以騁驥驂於千里仰齊足而竝

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

本作而依藝文類聚改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三國志王粲傳注作時有逸氣然非

與粲傳同無非字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

圓扇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陳琳阮瑀陳字阮字

類聚加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王案傳注

藝文類聚無以字乎作于襟以嘲戲及其時有時有二字依所善揚班王案傳注

有之傳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

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

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

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

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

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天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

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十載

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文藝

類聚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文百九十九御覽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按行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

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矣長卿子雲

意未能及已北堂書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

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李尤字伯宗後漢本傳年少有文章曹達薦尤有相如揚雄之

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北堂書鈔六十二

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後漢本傳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

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藝文類聚一百此三條疑當

論太宗

文帝慈孝寬仁弘厚躬修玄默以儉率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

美聲塞于宇宙仁風暢於四海御覽八十八

文帝思書鈔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北堂書鈔十一

三國魏文紀注引王沈魏書曰文學諸臣或以為孝文雖賢

其於聰明通達政體不如賈誼帝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

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

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引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

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

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論孝武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

粟因此有意乎御覽

作平

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

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

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漢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幕梁北河觀兵

瀚海刈單于之旗剽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

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

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

重墮殞元封初躬秉

藝文類聚御覽皆作執

武節告以天子自

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為威震匈奴矣

藝文類聚十二

論周成漢昭

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為周氏體聖考之淑氣稟賢

妣之胎教周邵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

聽必覲禮義之容引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

聲作于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  
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夫仁義之  
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手矣德與體併智與性  
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彫落之民臣無淑聖  
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豈不謬哉御覽四百四十七  
藝文類聚十二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  
昭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  
貽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  
則相者導儀目威嚴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清玄  
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  
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  
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

非邑姜養惟蓋王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  
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  
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  
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昭成均  
年而立易世而化質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

多也 業此即典論也御覽刪改持論  
類殊當以類聚所載為真本

終制

黃初三年冬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

禮國君即位為梓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  
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  
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天葬  
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



不墓祭欲存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上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李孫以璆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宗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止明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文選注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

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宜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于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還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三國志魏文帝紀按陳壽但出引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體骨并盡知終制是典論之一篇也

諸物相似亂者按博物志言魏文帝所記而上

武夫怪石似美玉蛇林亂靡無蕪芘亂人參杜衡亂細辛雄黃似石留黃鱖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敵休亂門冬百步似門冬房葵似狼毒鉤吻葦與苻華相似拔楔與卑解相似一名狗脊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野葛食之殺人

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

以下篇名皆缺

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搜神記十三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

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

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嘗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

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青龍

三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製裝於是刊滅此論

火尚能鑠石銷金何為不燒其布法苑珠林四十七

蘇林三國王祭傳注引魏略曰林字孝友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也

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北堂書鈔十三奴瑁五王之庭又云刈

單于之旗探符離之窟今皆在論孝武

結繩而治北堂書鈔十五

北海鄭玄學之淵府北堂書鈔九十七

欲納二女克備六宮佐宣陰教聿修古義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注

君子謹乎約已引乎接物文選陸士龍大將軍燕會詩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坐

至於手足相及御覽四百九十六

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抱朴子內篇論仙云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典物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

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注引典略一條李言畢定是曲論之誤

李言業此述漢獻帝廢降二女以婦于魏事

先緒茂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匱藏南學



